

编者按:近日,江永女书被正式列入国际通用字符集,这不禁让人想到6年前的一部热播影片——《雪花秘扇》。这部改编自美国华裔女作家邝丽莎同名英文小说的电影就是以湖南江永女书为原型,讲述了分别发生在清末和当代两段女人之间“老同”(生辰同者或亲密女友间互相结拜)的凄美委婉的感情故事,这在当时引起了人们对江永女书的更多关注。6年后的今天,江永女书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这一流传于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镇一带的女子专用文字,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女性专用文字语言系统,为什么只在女性之间流传?为什么只在江永一带出现?于今还有多少人在传承?面对诸多疑惑,本报试图为读者撩开其神秘的面纱。



绣在布上的江永女书

## 江永女书:女儿心事有谁知

不久前,从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传来的一则消息让湘南边远小县江永的百姓沸腾:中国代表团于2015年向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EC JTC1/WG2提交的《关于将女书编入国际通用字符集的提案》获得一致通过。至此,历经多年申报征程的江永女书被正式列入国际通用字符集。

### 轰动世界的神秘女性文字

女书是流传在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上江圩镇一带、由女性使用的特殊表音文字体系,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女性专用文字。这种文字造型奇特,书写呈长菱形,自上而下,从右向左,因独特的造型被称为“长脚字”或者“蚊(蝇)形字”,由女性书写或者绣在扇、布、纸上。其独特的符号和形式反映了女性特有的生活场景和情感世界,当地人将这种文字称为“女书”或“女字”,并将以这种特殊表音文字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现象——女字、女歌、女红及传承女书活动中的民间习俗统称为“女书习俗”。

关于女书的起源,专家学者莫衷一是,至今仍然是个谜。早年出土的一枚太平天国钱币上,清楚地刻着“天下妇女,姐妹一家”的女书字符,专家据此推断,女书在清末民初最为兴盛。

女书一经发现,迅即在国内外引起轰动。2002年4月,女书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5年10月,女书以“全世界最具性别特征的文字”被收入《世界吉尼斯纪录大全》;2006年6月,女书习俗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江永县政府高度重视女书的保护传承,于2002年全面启动实施了女书抢救保护工程。2004年,该县制定了《江永女书抢救、保护规划(2004—2020)》。2005年,江永县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通过了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实施女书文化抢救保护工程,对女书文化实施原生态保护。同年,江永女书生态博物馆建立,将女书的传承与当地的自然风貌、建筑、生产生活用品和所在地妇女的日常文化生活方式集中在一起,馆内设女书学堂,每周末聘请女书传承人为当地女性免费教授女书文化。

### 历经16年进入国际通用字符集

江永县政协主席刘忠华曾任江永女书文化抢救保护领导小组组长,全程参与了

与文化传承互相印证的办法,组织由政府部门认定的全体女书传承人对提案中的女书字符再做一次校正比较,以全部女书传承人的认可来攻破日方因“只以一个传人的样本”而提出的异议。”刘忠华说。

2015年9月,江永县全体女书传承人最终一致确认396个女书标准字符作为《关于将女书编入国际通用字符集的提案》的补充提案。10月20日至23日,中国代表团女书字符工作组在日本松江召开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EC JTC1/WG2第64次会议上就补充提案做了详细说明:“这次提交的女书字符补充提案按照尊重原始原件、女书传承人个人独立校正、女书传承人集体中

人何静华高兴地说:“我们的女书文字终于成为国际通用字符了,今后世界各国的人都可以借助电脑、手机用各自的语言文字翻译女书了,我要进一步办好静华女书院,传承好女书,多培养女书传承人。”

今年3月,何静华的女儿、女书习俗县级传承人蒲丽娟带着江永女书文化来到位于长沙的湖南师范大学、周南中学、燕山二小和长郡梅溪湖中学4所学校开展生动的讲座,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神秘女书的独特魅力。“除了在家里和女书生态博物馆为大家讲解女书知识外,我还希望通过走进校园等形式向更多的人传播女书文化。”蒲丽娟说。她介绍,目前自己带着12个徒弟学习女

书。该县在浦尾村兴建了女书园,办起了女书学堂,并扶持发展了夏湾女书学堂和静华女书院。自2012年起,该县每年都利用暑期举办女书培训班,培养传承人达500余人次,还以上江圩中小学、江永一小为载体,开展了女书上教材、进课堂活动。

### 注重原生态传承和知识产权保护

此外,江永县还积极推动女书原生态传承村落建设,在已确立的浦尾村、夏湾村、荆田村、桐口村和河洲村5个原生态传承村落开展了广泛的村史和建筑情况田野调查工作,对其古建筑、自然环境等原生态风格进行重点保护,恢复了“坐歌堂”等女书习俗,并启动了女书文化旅游,精心打造“江永女书文化揭秘”旅游精品线路,开展女书文化家访活动。

刘忠华介绍,江永县还加大力度对外宣传女书文化,建立了女书文化生态博物馆和数字博物馆,重点把浦尾村建设成为女书文化的集中展示基地、宣传和推介女书文化的窗口以及专家学者了解研究女书的标本,还在四川、云南、江苏等地设立了江永女书宣传大使。

“为了使女书文化永续发展,我们十分注重女书的知识产权保护,2016年我们已经完成了女书商标的注册工作,注册的女书商标涵盖文化教育、旅游等15个类别。”江永县女书文化研究管理中心主任肖萍说。她介绍,目前江永县已初步构建起了包括文化旅游产业在内的女书文化产业框架,逐步开发了富有女书文化特色的系列工艺品,精心策划、创作反映女书文化的邮票、宣传画(册)、文学作品、音乐、舞蹈及影视剧等作品,艺术再现女书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魅力,从而使它创造出应有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

## 从“神秘”到“通用”

本报驻湖南记者 张玲 通讯员 任泽旺

讨论达成共识的原则,以《女书用字比较》《女书读本》《传奇女书》为依据,参考21世纪以前的女书作品,对原提案的女书字符进行了认真修改,提交女书字符396个作为女书标准字。”日方没有再提出异议,各国专家为中方提出高质量的提案鼓掌。

会后,中国代表团女书字符工作组根据各国专家的建议,整理完善了《女书国际通用字符集方案》,呈送各国专家审核、表决。今年以来,国家标准化委员会陆续收到各国专家历时一年多给出的审核意见及赞同回复。

### 7位传承人倾力传承推广

今年83岁的女书习俗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当中小学生,也有党校校长。除了授徒传艺,蒲丽娟还为江永县职业中专学校女书特长班的学生讲女书课。

包括何静华、蒲丽娟在内,女书习俗目前拥有的国家级、省级和县级传承人只有7位。1988年出生的胡欣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胡欣从女书生态博物馆售票员做起,不断钻研学习女书文化,如今她已经能熟练地识、读、写、唱女书,是女书生态博物馆里最受欢迎的讲解员。除了在家乡开设学堂招生授课,鼓励民间妇女学习女书,胡欣还开展了女书现状调查,呼吁成立“江永女书基金会”,募集抢救保护资金。

据刘忠华介绍,当前江永县正加大力度推动女书传承人开展女书保护传承工



国家级女书传承人何静华在书写女书 任泽旺 摄



江永女书书法作品



女书传承人胡欣(右)在练习女书 任泽旺 摄

## 女书是如何被发现的

1954年,湖南省江永县文化馆周硕沂在一次下乡辅导农村文化活动中,在上江圩葛草村结识了创作女书水平较高的胡池珠。胡池珠教周硕沂学会了一批女字,并创作了《女书之歌》这首女书歌及其译文,后来被收入《江永解放十周年志》(油印本)。这是载入史册的第一篇女书作品。周硕沂还将两篇女书原件寄给湖南省博物馆,却没有引起重视。

1956年冬,湖南省文艺会演,负责会演摄影报道工作的李正光在周硕沂住处见到女书对联。李正光向省文物队领导汇报请示后,于1957年初到江永上江圩考察,写了一份关于女书的调查报告,连同一些女书原件,投寄给《中国语文》杂志。此为介绍研究女书的第一篇文章。196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周有光、史金波等见过江永妇女文字的材料。1968年,湖南省公安厅发现一瑶族断腿妇女写的文字无人认识,将其带到北京,请中

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教师陈其光、张公谨等辨认,也不认识。1979年,周硕沂重新回到县文化馆工作,在编写《江永县文物志》时,收入了“蝇形字”一节。

1982年4月,《江永县文物志》由湖南省文化厅转发全省交流,使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女书。同年12月,中南民族学院政治系教师官哲兵到江永调查,在城关镇白水村找到了一份女书原件,但藏书者已死,根据其女儿提供的线索,官哲兵结识了上江圩乡浦尾村高银仙、唐宝珍两位女书传人,搜集到3本女书,并请高银仙、唐宝珍两位老人逐篇唱读,将其全部录音,并由周硕沂翻译成汉字。官哲兵回校后撰写《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托人类学家吴泽霖教授推荐给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尔后,这篇调查报告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转载。

1983年3月,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

组织江永女书研究小组。7月,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严学睿与官哲兵合撰《湖南江永平地瑶文字辨析》一文,提交在美国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汉藏语学术会议,引起了国际汉藏语言学家的极大兴趣,被称为“一个惊人的发现”。9月,官哲兵、谢志民再次到江永上江圩乡进行人文考察和方言调查,又结识了义年华、何西静等女书传人,搜集女书作品13件,由周硕沂翻译,撰写《湖南江永上江圩的女书》。1985年2月,中央电视台报道发现女书。同年9月至10月,中南民族学院组织调查队,到江永调查女书和千家峒的情况,搜集到十几件女书原件,1万多字。1986年5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专题片《奇特的女书》,该片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许多国家播出。同年3月和8月,中新社和新华社分别发布“湖南发现女书”的消息,国内外数十种报纸、杂志转载,女书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和重视。

## 为什么只在江永一带出现

女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迄今为止只在江永县上江圩乡及其周围方圆不到百里的范围内流传。这是为什么呢?目前尚无确切的答案。也许这里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环境为生成这种特殊文字提供了便利。江永地处湘桂粤边界,人口以瑶族为主。这里盛行出嫁姑娘不落夫的习俗,男女异性交往在婚前受到隔离,婚后,只要女方没生子女,便不能与丈夫真正组建家庭,而是住在娘家与同性伙

伴一起纺纱织布。所以,这里的妇女对娘家女性伙伴的感情远远超过对丈夫的感情。江永一带广为流传这样一句话:“姐妹面前不讲假话,丈夫面前不讲真话。”这种习俗不仅促成了结拜姊妹风俗的延续,也使得已结拜了姊妹的女性更紧密地把自己封闭在女性社会里。据老人们的回忆和文献记载,历史上江永及周边地区,妇女尤其年轻姑娘之间,盛行结交“老同”,双方家庭为此专门修书,并举办结拜

仪式。结拜姐妹情同手足,经常在一起纺纱织布、描花刺绣,并学习女书、唱读女书,甚至同起同坐,朝夕不离,“清早起来陪到黑,夜点红灯不舍离”。她们有心事则互相吐露,有难处则互相商量;有欢乐则同享,有忧愁则共分。这种结拜促成了与男性社会隔绝、内部又特别活跃的“女儿国”的形成。“定结交”可以说与女书相伴相生。然而,这仅仅是推测,女书在此地形成仍有待学者深入研究。

## 为什么仅限于女性流传、使用

女性在使用女书这种文字时事实上都是公开的,为什么仅限于女性流传和使用呢?目前也无人信服的理由。有学者认为“之所以只有女子懂,最大的原因很可能是男人对这种文字根本就不屑一顾”。有学者认为,女书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种“苦情文学”,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女子找到了这样一种表达心声的工具。女书研究者经过

多年的考察和多方面的搜集,在600余件尚可辨认的原件中,整理出429篇17万字的女书作品,其中婚嫁类140篇,申说苦情类40篇,结交姊妹类20篇,纪实叙事类32篇,宗教祭祀类10篇,谜语、翻译作品等约160篇。它们记录了当地妇女的生活与情感,以悲切、伤感、抒发痛苦为基调。妇女不用男书(汉字),客观上是因为她们被剥夺了受教

育的权利,主观上是因为她们不愿意像男人透露自己的心声。还有学者认为,“女书只在女性中流传而男性不认识,恰恰体现了瑶族社会中男女平等的民族习俗。”“历史上处于支配地位、掌握族中大权的瑶族妇女,理所当然地首先掌握女书这一民族文字与民族文化。一代又一代瑶族女性当然就是掌握、学习、使用女书文字的传人。”